

# 意象之美 气韵铿锵

■邓一非

大宛的名马的奕奕神采跃然纸上；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，有这样健壮无比、奔腾如飞的战马，主人定能纵横疆场、所向披靡。赞马誉人，洋溢着昂扬进取、建功立业的壮怀。李贺写有一组马诗，借马抒发对人生境遇的感怀。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”，与其说在写良马等待出征，不如说在表达诗人满怀抱负、期待国家召唤的心境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王翰的这首《凉州词》，把致命疆场的戎马生涯写得洒脱奔放、荡气回肠，极富艺术感染力。

王昌龄的“骝马新跨白玉鞍，战罢沙场月色寒”，汪遵的“兵散弓残挫虎威，单枪匹马突重围”，马戴的“金带连环束战袍，马头冲雪度临洮”，取马征战，智勇破敌，锐不可当；徐锡麟的“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，贾至的“六军将士皆死尽，战马空鞍归故营”，严武的“更催飞将追骄虏，莫遣沙场匹马还”，横戈马上，舍生忘死，捐躯报国。这戎马征战的思维精髓，让民族精神之光闪耀历史天空。

二

剑是古代常用的兵器，素有“百兵之君”的美称。“倚天万里须长剑”“一剑曾当百万师”，剑象征着侠义豪气、血性担当，所展现的是持剑杀敌、仗剑报国的精气神。剑人合一则是剑术的最高境界，而借剑喻人构成了溢彩流辉的意象之美。

咏剑诗彰显“立象以尽意”的艺术特色。崔融的《咏宝剑》，赞剑“剑气冲斗牛，山形转苍绿”的神功威力，然而“欲知天下贵，持此问风胡”，点明剑的珍贵全在于沙场争胜称雄。陆游的《宝剑吟》，以宝剑“股股夜有声”引题，用“人言剑化龙，直恐兴风霆。不然愤狂虏，慨然思远征”隐喻矢志所向，用“岂无知君者，时来自施行。一匣有余地，胡为鸣不平”道出剑在期盼施展本领的时机，才会发出不平的鸣响。全诗以剑拟人，刻画“送胡未灭心未平，孤剑床头铿有声”的意境，倾诉报国无门、壮志难酬的苦闷情绪，熔铸着浓厚炽热的爱国激情。

## 文化视界

意象作为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，简言之就是主观的“意”借助客观的“象”所表达的情思。我国古代军旅诗词贯穿着对典型性意象的运用，彰显雄浑激昂、气韵铿锵的意象之美。正是善于借物抒情、咏物言志，形成富“意”于“象”的独特艺术表达、审美趣致，使诗词更具感染力、表现力。

一

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”冷兵器时代，马作为重要作战工具，是军力的象征。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诗句中，马被赋予驰骋疆场、从戎征战的意蕴，真切表达了作者的英雄情怀、军旅情结。以马作喻，展现出军旅诗词精彩纷呈的意象之美。

用《白马篇》这一乐府诗题，曹植描绘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的驭马征战形象，更抒发了“并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”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的凛然气概；鲍照以“白马骅骝角，鸣鞭乘北风。要途问边急，杂虏入云中”，勾勒出将士奔赴前线的雄姿，更有“弃别中国爱，要冀胡马功”“但令塞上儿，知我独为雄”的壮志豪情；在李白笔下，用“龙马花雪毛，金鞍五陵豪”之象，烘托“发愤去函谷，从军向临洮。叱咤经百战，匈奴尽奔逃”之意，生动刻画了一个武艺高强、身经百战、沙场建功的壮士形象。从“戎马无休歇，关山正渺茫（袁凯）”到“上马带吴钩，翩翩度陇头（岑参）”，从“战马若龙虎，腾凌何壮哉（颜真卿）”到“黄金装战马，白羽集神兵（陈子昂）”，从“边霜飒然降，战马鸣不息（元稹）”到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（陈琳）”，从“战马分旗壮，惊禽曳箭飞（张贲）”到“弓弦控汉月，马足践胡尘（骆宾王）”，可谓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；马上建功，报国赤心如铁。

杜甫的《房兵曹胡马》，是咏马诗的杰作。“胡马大宛名，锋棱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”，让这些匹产自西域

## 国防纪事

当内地已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时，哨所的春天才悄然接近。在昆木加，漫长的雪季似乎让春姑娘有些睡过头，时临4月，才在冰封雪裹的高原上显现身姿。

春的消息最早是动物们带来的。当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成一字形从哨所上空飞过时，这片沉睡已久的雪域高原慢慢从冰雪中苏醒过来。哨所外的草地上，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积雪逐渐消融，汇聚成一个个小水洼。用心观察，蛰伏的草籽才开始在水的滋润下吐露生机。在这片草地上，草是极少的，更多的是不知名的苔藓与地衣。这些植物像同时接

到信号一般，突然间从干枯脱水状态变得鲜活起来。整片草场的颜色，由原先的枯黄逐渐变成黄绿。这些植物是高原上食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。它们的生长，让饥饿许久的藏原羚出现在视线中。春天的藏原羚比任何季节都显得活跃与兴奋，碰上几只性情暴躁的，还会在草地上决斗。除了藏原羚，野驴、藏狐、狼也偶可见。

不远处的雪山，依旧披着白色的外套。山脚下，融化的冰雪已形成一条条小河。细水潺潺，逐渐汇聚交融，使得马泉河的水量变得充沛起来。河水急流而下，低鸣不绝，像是在沿途奏起欢快的乐曲，为春的到来哼起前奏。而后与其他支流一起，汇入汹涌澎湃的雅鲁藏布江。

在哨所防区内，有一个叫“追斯错”的大湖，意思是“柔情的少女”。冬日的

追斯错，湖面冻结成镜，万物寂然。随着春日到来，气温逐渐回暖，湖水更显多情。起初，站在岸边，便可听到湖底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。不消几日，湖面冰块逐渐融化，“少女”慢慢揭开面纱，露出美丽的容颜。太阳升起时，天空湛蓝，碧蓝的湖水在春风轻抚下泛起微波，含情脉脉。湖水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，两侧的雪山在水面上折射出倒影，放眼望去，竟一时难以分清湖面与天空。景色令人陶醉，颇有“醉后不知天在水”的意境，不时飞过的几只水鸟为其更添几分柔美。

随着春的到来，哨所开始忙碌起来。经验丰富的司务长贾年生，会带领官兵在温室里播种春日的第一批菜苗。哨所海拔4900米，哪怕是在温室中种植蔬菜，也要考虑时令与天气。新生长出来羸弱的菜苗，是哨所官兵心里的“金苗

## 哨所的春天

■陈武斌

千”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，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活灵活现地展开了一幅雪夜追击逃敌的场景。从“佩刀成气象，行盖出风尘（杜甫）”到“长星亘东南，壮士拭宝刀（杨基）”，从“横刀突虏围，夺马伤胡箭（梅尧臣）”到“弓刀无可试，斑衣日踟蹰（曾协）”，从“战袍赐锦盘雕章，宝刀玉琢余风霜（苏轼）”到“大刀照日开雪光，飞檐穿云落雕羽（郭钰）”，从“锦鞋踏踏奏关月，宝刀尚染健儿血（陈元晋）”到“佩刀一刺山为开，壮士大呼城为摧（陆游）”，可谓刀光耀星辰，锋刃振风雷，凛然英雄气，千载铸国魂。

四

笛子发出的声音，被古人称为“荡涤之声”。“笛声吹起塞云愁”“更吹羌笛关山月”，笛声传递的是浓浓的思乡念亲之情，构成了情深意切、惆怅悲壮的意象之美。

“雪净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高适的《塞上听吹笛》，巧用“梅花落”的曲名，借笛声构造出千里共明月、缕缕相思情的美妙意境。“倚楼何处笛，飞响彻云霄。曲怨吹梅尽，风回听笛遥。戍兵临绝漠，闲妇忆寒宵。一弄梅飞雪，华年鬓亦凋。”刘子翥的《闻笛》，由笛声诉说妻子对远征丈夫的牵挂思念，表达了感伤离愁别怨的深沉情思。“管开边月近，战苦阵云深。旦夕更楼上，遥闻横笛音。”张巡的《闻笛》，笛声中有乡思更有斗志，“不辨风尘色”的戍边之苦，更显“安知天地心”的家国情怀。

“天山雪后海风寒，横笛偏吹行路难”“更闻横笛关山远，白草胡沙西塞秋”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李益写笛的佳句，在寒冷艰险的边塞环境烘托下，悠悠悲凉的笛声勾起无尽的怀乡思绪，折射出戍边将士的艰辛付出和战斗意志。从“凄凄吹笛裂寒云，羁客难禁醒坐闻（董嗣果）”到“一夜梅花笛里飞，冷沙晴月光辉（张祐）”，从“只怜横笛关山月，何处愁人夜夜来（刘长卿）”到“月关山空吹笛笛，一声唤起玉龙来（白玉塘）”，那“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”的笛声，沉郁悲怆，动人心弦。

苗”。为了在哨所种好蔬菜，不少官兵利用业余时间补习一些蔬菜种植的专业知识。大家竞相比着谁负责的菜苗长得更好、哪个班的土地最肥沃。看到一株株长势喜人的幼苗，官兵的欢笑声充满整个大棚。

除了种菜，花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昆木加寓意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，但长久以来，由于这里自然条件恶劣，鲜花无处可觅。为改善哨所环境，指导员旦增曲杰带头种起了花。

春天，是哨所种花的最好时机。指导员提前在大棚内规划一小块“秘密基地”作为培育花卉的苗圃，并特地选了一些适合的花种，以提高成活率。“格桑花在1号区，太阳花在2号区，白莲花（多肉）在3号区……”指导员一边整理花苗一边嘟囔着，泥土粘在他的脸颊上，显得格外和谐。

而荡，却牵挂于根。即使遭遇狂风暴雨，也坚韧不屈，脚踏实地。

在黄河三角洲，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：深马场。1963年，原总后勤部在这里成立济南军区军马场，官兵们开荒种地、开辟牧场、植树造林，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。“牧马神仙沟观落日，扬鞭大草原迎东风”是官兵们当年生活、工作的真实写照。芦苇摇曳，芦絮飞扬，他们辛勤劳作，驯养的3万多匹军马、军骡成为运送物资的重要力量。

历经沧海，几多变迁。当年的知青、石油工人、军马场的官兵早已青春不再，他们用心血和汗水耕耘的盐碱滩早已变成美丽的生态家园。如今，茂盛的芦苇荡犹如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，守护着黄河三角洲的幸福和宁静。芦花飘飘，是我心中永远的向往。

## 一瓣心香

早晨醒来，我扭头瞅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表：6时10分。怎么没听见起床号呢，是表快了还是没吹号？我心里嘀咕着，翻身起床，喝了半杯温开水，出门上早市买菜。

部队春季的作息时间是工作日6时起床，7时20分早饭。习惯使然，我7时15分准备好早饭，可到了饭点还是没有号声。

50多年来一直在军营工作、生活，闻军号声而动已成为我的习惯。一下子没了号声，这一天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，浑身不得劲。

晚上，我忍不住拿起电话询问相关人员，说是扩音器出了毛病，正在抢修。第二天早晨，起床号准时响起，一日作息又“踏”着点儿，心情也顺畅了。

第一次听到军号声，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几个伙伴跑到邻村看电影《董存瑞》。当董存瑞抱着炸药包跃进到敌人碉堡的桥下，因找不到放炸药包的地方着急时，我军嘹亮的冲锋号吹响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由远而近，敌堡的火舌喷向我冲锋的战士。危急关头，董存瑞左手托起炸药包，顶住桥底，右手猛地拉下导火索……听着激昂的冲锋号，看着董存瑞手托的炸药包“咪咪”地冒白烟，我仿佛置身其中，抓起坐着的砖头，掀起屁股欲冲上去帮一把。猛地被坐在后面的大贵踹了一脚，我失控地扑向前面……

看过电影好几天，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影子老在我脑海里浮现，冲锋号的声音时常激荡耳畔。我寻思，那把军号怎么那么神奇，号声的威力怎么那么大呢。军号的印记从此留在我的心上。

1968年，我入伍来到驻威海市某部队。天天听军号，连吃饭睡觉都要按照号令行动，开始还不太习惯，慢慢地我便融入其中，并有一种敬畏感。

由于对军号的向往，在新兵训练期间，我时常跟连队的司号员套近乎，就是想摸摸他那把整天不离身、锃光瓦亮的军号。经过多次努力，我终于肯让我摸一摸喇叭口处。我得手寸进尺，想试试能不能吹响，他立马不高兴了：“想都别想！”望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我尴尬地站在那儿，满心失望。班长张宝玉过来推了我一把：“号嘴是司号员的命，能让你动嘛！”

新兵训练快要结束，大家都在议论下连队的事。一天，我们正在射击预备，连长带着司号员来到训练场，转了一圈，走到我身边停下。我立即收枪立正：“首长好！”连长摆了摆手，示意我稍息。我很紧张，不知道是哪儿做得不对，笔直地站在那儿，大气不敢出。

“听说你很喜欢军号，会不会吹？”“报告首长，我没吹过。打小看了关于董存瑞的电影后就喜欢，我想吹！”我提着的心放下了，松了口气，紧绷的腿打了个弯。

我正兴奋着，班长张宝玉凑到连长跟前：“连长，你看他那嘴唇跟个棉裤腰似的，不是吹号的料。二班李发林嘴唇薄薄的，人也机灵，挺适合到连部当司号员。”

我两眼直瞪着班长，脸都憋红了，但不敢插嘴。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兵，练好你手里的枪！”说完就跟着

# 我的军号情

■范立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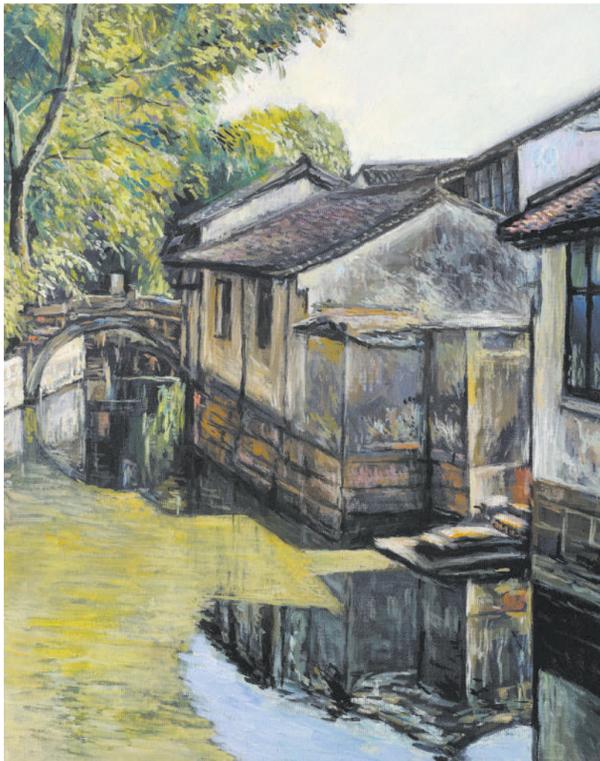
班长向二班走去。我呆在那儿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唉，我与向往已久的军号彻底无缘分了。

“能到连部当司号员，多好的机会啊，你一句话就给我插掉了。”我心里对班长十二分不满意，中午吃了半碗二米饭就“饱”了。晚上，班长找我谈心：“不是我坏了你的好事。根据我观察，你真的不适合当司号员。跟着我到步兵班更适合你，错不了的。”虽然当不了司号员，但是被班长“相中”要到步兵班，我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，一肚子怨气也没有了。

新兵最怕听到紧急集合号，尤其是在夜间。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，训练了一天疲惫不堪的我们睡得正酣，呼噜声此起彼伏。忽然，紧急集合号响起，排长下达命令：“不准说话，不准开灯！打背包，佩带挎包、水壶和手榴弹，5分钟后到操场集合！”32名新兵顿时乱作一团，有从床上摔下来的哎哟声，有碰到床腿和墙上的撞击声……10多分钟后，我们才稀稀拉拉地集合完毕。排长拿手电筒一照，个个狼狈不堪，洋相百出。有的光着脚，有的抱着被子，有的手提着裤子……我也不例外，把左脚的鞋穿在了右脚上，没穿衬衣，丢了挎包和水壶。后来经过训练，从心理素质到携带武器、物品以及动作要领、完成时间，我们都能符合要求。

拿破仑说：“军号是战争之魂”。身为军人，我最敬畏冲锋号。冲锋号具有摧枯拉朽的恢宏气势。在战场上，只要冲锋号一响，不管是刀山火海还是枪林弹雨，所有将士都会勇往直前、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。冲锋号能吹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，令敌胆寒。难怪美国原陆军上将李奇微在《朝鲜战争回忆录》中说：“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，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。在战场上，只要它一响起，共产党的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，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，每当这时，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。”

军号声声，有如磐信仰，有血性担当。嘹亮的军号，永远回荡在我的生活中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



水乡人家（油画）

朱志斌作

## 芦花飘飘

■孙现富

默默陪伴在孤独的油井旁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与井影形相随，给荒滩增添了一丝生机。

李白在《送别》中写道：“送君别有八月秋，飒飒芦花复益愁。”离别之愁跃然纸上。在别人眼里，芦花或许不属真正意义上的花，而是荒凉、伤感的代名词。我却偏偏喜欢芦花的质朴，敬慕它的宁静，赞叹它的坚韧，向阳而生，节节进取。盐碱地、泥河滩，不论环境多么荒凉，多么恶劣，它总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就像当年奋战在这里的建设者，默默奉献着，坚守着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来自济宁、青岛、菏泽的3500多名优秀青年聚集到这里，和数以千计的石油工人一起，满怀豪情战严寒、斗风雪，硬是把贫瘠的盐碱地改造成生命绿洲。再后来，很多人留了

下来，使这片茫茫荒原有了袅袅炊烟。

距离黄河入海口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“知青小镇”，它是依托原来的黄河农场建起的旅游景点。知青博物馆、知青艺术馆、知青大食堂，一走进这里，就仿佛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。破旧的军大衣、生锈的搪瓷盆、泛黄的奖状，还有用芦苇编织的鞋子、篮子、席子等，一个个老物件无不见证着那段岁月的艰辛和苦乐。

参观中，我遇到一位老乡的后人。她父亲是一名知青，当年下乡插队时从梁山来到这里。从青春年少到垂垂老翁，老人把一生都奉献给黄河三角洲。老人生前说得最多的就是，根扎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，漂得再远，魂还会回来。

听罢，我不由想起簇簇芦苇。它枝叶细长，根茎丰富，看似飘零之物，随风